

水  
印

## 出版說明

本書是以近三百年來最流行的、經過金聖歎(名人瑞，明末清初人)批改的七十回本爲底本，慎重校訂後加以重印的。金本是一個節本，是根據百回本或百二十回本——大部分採取容與堂百回本的意見，加以刪節的。它的優點是：第一，已經包括水滸的菁華和主要部分；第二，在文字上也比其它的版本洗鍊和統一些。對於廣大的一般讀者，比較適宜。

我們雖然承認金聖歎的刪節有好處，某些文字上的修改也很好；而且，由於這個節本，使水滸流傳得更廣，這是金聖歎的功績。但是，我們也應該指出，金聖歎是從反對農民起義的立場來刪改水滸的；這樣，他就刪去了原本七十一回以後的部分，又偽造了盧俊義的一個「噩夢」，意思是要一百零八個英雄全被殺盡。這是最明顯的一點。現在我們把這一個「噩夢」刪去了，依照百二十回本，恢復原來的面目。

還有一點，是金聖歎對於梁山英雄的領袖宋江特別採取了憎恨仇視的態度，有好幾處都把他爲了達到他的誣讐的目的而任意改動了。現在舉例如下：

其一，第六十四回（金本第五十九回），晁蓋要去打曾頭市，百回本、百二十回本都是：

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小弟願往。」晁蓋道：「不是我要奪你的功勞。你下山多遍了，廝殺勞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賢弟去。」宋江苦勸不聽。晁蓋忿怒，便點起五千人馬……下山。……宋江與吳用、公孫勝衆頭領就山下金沙灘餞行。飲酒之間，忽起一陣狂風，正把晁蓋新製的認軍旗半腰吹折。衆人見了，盡皆失色。……宋江勸道：「哥哥方纔出軍，風吹折認旗，於軍不利。……」晁蓋道：「天地風雲，何足爲怪？……」宋江那裏警拗得住？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悒快不已……

金本却沒有。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晁蓋道：「不是我要奪你的功勞……。」宋江苦勸不聽。一段。風吹旗折之後，則是吳學究諫道：「哥哥方纔出軍……。」晁蓋道：「天地風雲……。」吳用一個那裏警拗得住？」

其二，第六十八回（金本第六十七回），盧俊義表示願意去打曾頭市之後，各本都是：

宋江大喜，便道：「員外如肯下山，便爲前部。」吳用諫道：「員外初到山寨，未經戰陣，山嶺崎嶇，乘馬不便，不可爲前部先鋒；別引一支軍馬，前去平川埋伏，只聽軍中砲響，便來接應。」吳用主意，只恐盧俊義捉得史文恭時，宋江不負晁蓋遺言，讓位與他；因此不充他爲前部先鋒。宋江大意只要盧俊義建功，乘此機會，教他爲山寨之主。吳用不肯，立主叫盧員外帶同燕青，引領五百步軍，平川小路聽號。

金本却是：

大書

以下的『吳用主意』和『宋江大意』兩段都沒有。及至盧俊義捉到史文恭，各本都是：

宋江看了，心中一喜一怒；喜者得盧員外建功，怒者恨史文恭射殺晁天王。讎人相見，分外眼睜。

金本却只有『宋江看了，心中一喜一惱』，把『一怒』改爲『一惱』，以下又都刪去了。  
其三，第四十二回（金本第四十一回），宋江被趙能、趙得趕入玄女廟，金本添加了十次發抖的描寫，別本連一個抖字也沒有。

其四，第六十二回（金本第六十一回），宋江勸盧俊義入夥，盧俊義的回答，金本中有：『若不提起忠義兩字，今日還胡亂飲此一杯，若是說起忠義來時，盧某頭頸熱血可以便濺此處』等語，是別本所沒有的；又第六十四回（金本第六十三回），關勝兩次在陣前打話，一次有『吾要問他何意背反朝廷？』一次有『分明草賊，替何天，行何道』等語，也是金本有、別本所沒有的。第六十五回（金本第六十四回），宋江勸索超投降時說：『蓋爲朝廷不明，縱容濫官當道，汚吏專權，酷害良民。』這些話却是別本有、金本所沒有的。

此外，金聖歎爲了誣餞整個梁山泊或個別英雄，把原文改了的地方也有，例如第三十七回（金本第三十六回），張橫在潯陽江唱的歌，有一句『不怕官司不怕天』，金本却改爲『不愛交游只愛錢』。

第五十三回（金本第五十二回），戴宗到二仙山取公孫勝時，和羅真人談話：

戴宗訴說晁天王、宋公明仗義疎財，專只替天行道，誓不損害忠臣烈士、孝子賢孫、義夫節

婦，許多好處。羅真人聽罷甚喜。

金本却把「羅真人聽罷甚喜」的「甚喜」改爲「默然」。第六十三回（金本第六十二回），梁山出兵進攻大名，百二十回本寫的是：

軍卒久不臨陣，皆生戰鬪之心；各恨不平，盡想報讐之念。得蒙差遣，歡天喜地。收拾鎗刀，拴束鞍馬，摩拳擦掌，時刻下山。

金本却把「各恨不平，盡想報讐之念。得蒙差遣」等句抹去，改作「正是有事爲榮，無不」八個字。

以上所述，很明顯，都是金聖歎爲了達到他的目的，把原文任意改動了的；我們都依照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改回原來的樣子。其餘雖被改壞了，但不是這麼一望而知，要看過金聖歎的批語之後纔明白他的用意所在，這些地方，我們也都改回原樣。此外，他還有時以莫名其妙的理由刪改原文，例如：第六十四回（金本第六十三回），呼延灼賺關勝時，「把黃信打落馬下」。宋江陣上衆軍，搶出來打了樣幾句：「前者呼延灼陣上打了的，是假的，故意要賺關勝，故設此計。」這是照應前文，金本却又沒有。金聖歎認爲：「前云黃信打死，此云黃信策應，更不言是假扮，真正高手妙筆。」不用說，我們也改還原了。

但是，金聖歎本，前面已經說過，是有它的好處的。我們只在以上所說的一些地方，依照百二十回本加以改正；又把金聖歎用原來的「引首」、第一回全部、第二回一部和目錄的大部分所組成的「楔

子」略加剪裁（主要的是刪去目錄），改爲第一回，把最後一回回目「驚噩夢」改爲「排座次」，刪去了金聖歎那些荒誕的批語；此外則和金本無異。我們認爲這樣的改正是很必要的，因此，可以說，這是根據金本而又比它完善的本子。

我們的整理工作，並不限於訂正金聖歎所改變的那些地方；所根據的本子，也不限於各種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例如：大概因爲作者處於外族統治壓迫之下，遍地災荒，把殺人、吃人肉等等，看作無足深怪，以致在書中寫了不少這一類的事情，這對於今天的讀者是不易理解，沒有什麼好處的。各本所寫，大致相同，只有一百十五回本（漢宋奇書）比較簡潔，我們就按照這個本子，儘可能刪節了一些，第二十七回關於「人肉作坊」、第四十一回殺黃文炳，第五十一回小衙內被殺等處，本書都很簡化。並且把第二十七回回目照改爲「孟州道母夜叉賣藥酒」。

水滸的回目，有幾處在我們看來是顛倒的，如：

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第十三回 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鬪武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第四十二回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 孫立孫新大劫牢

或者上句的事在後，下句的事在前；或者下句是因，上句是果；或者上句事包含於下句之中。各本都

是這樣，不知是什麼道理。現在把它們弄順。有幾回回目與正文不符，如第八回：「魯智深大鬧野豬林」，事在下回；第十四回：「赤髮鬼醉臥靈官殿」，事在上回；第三十四回：「霹靂火夜走瓦礫場」，並非「夜」走。但這些都需要改動文字纔行，——我們都不改動。

此外，水滸錯誤和缺漏的地方還很多，例如：

一、有關於地理的：魯智深由五臺山赴東京，不應經過青州地界；楊志由北京赴東京，不應經過青、濟兩州；宋江從鄆城發配江州，應往南走，不應經過梁山泊；戴宗由江州赴東京，也不應經過梁山泊；無爲軍不在江州對岸，而且也不應是個「野去處」；梁山泊在東京之東，華山在東京之西，梁山大隊人馬不可能通行無阻地越過東京地帶去大鬧華山。

二、有關於時間的：魯智深在五臺山爲僧，算來是十月初事，第四回却說「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個月，時遇初冬天氣」；楊志在東京賣刀殺牛二，算來是正月間事，在牢裏六十日限滿，送配到北京，總該是三四月了，第十二回却說「當是二月初九日」；楊雄、石秀結拜，石秀和潘老丈開屠坊，算來是九月間事，第四十四回却說「過了兩個月有餘，時值秋殘冬到」。

三、情節或文字前後不符的：第二十二回末，武松初遇宋江，原不認識，舉拳要打，幸經柴進趕來介紹，纔得拜見。第二十三回却說「……跳將起來就欲要打宋江，柴進趕將出來，偶叫起宋押司，因此露出姓名來。」第五十回賺李應時，衆人追趕假知府，回來說道：「我們若趕上時，也把這個鳥知府殺了；但已不知去向。」接在下面，李應對宋江却有：「知府是你們殺了，不干我事」這樣的回答。第六十一回「盧俊義反」那首詩，吳用口授盧俊義題壁及阮小二在船上唱的時候是一樣，及至吳

|用在梁山告訴李固的時候是另一樣。

這些或類似這些的地方，雖然明知有問題，因為沒有任何版本的根據，一律不加改動。

水滸運用口頭語言，十分豐富。無如水滸成書在四五百年前，對於今天的讀者，不是由於頗難理解而讀不下去，就會「以意爲之」而誤解原意。爲了幫助閱讀的便利，我們就儘可能地把那些需要註解的語言加以註解。我們對於註解的要求，是準確、解決問題。進行工作的方法：首先，是在前人的著作文字——主要是宋、元、明人的著作文字——中去找材料，發現最早的語源；其次，是搜集現時仍然存在在個別地區的語言；再其次，是把前人平話、小說、雜劇中的語彙排一排隊，尋繹揣摩，做成結論。雖有材料但不能解決問題的則不註。如『三寸丁穀樹皮』、『刷子』、『嘍囉』等。由於文字材料既不夠多，各地方言搜集得也極貧乏，很顯然，作的太少。需要註的，還不止此，但是爲了慎重，暫時只好這樣。今後我們還需要很大的努力。

## 關於本書的作者

水滸的形成，是經過幾個階段的。最初是口頭傳說，從一鱗半爪的時事傳聞之類，形成一個一個的故事，及至那些故事流傳漸廣，故事性更強，爲人們所喜聞樂道，就由職業的『說話人』搬上舞台，作爲講述或演唱的資料。傳說或講述，都有創作意味。因爲那時候沒有什麼文字材料可資依據，傳說者和講述者都須一面講一面增刪點染，這是會因傳說者或講述者的不同而大有差別的。

說話人的講述得到了聽衆的歡迎，有了把所講述的固定下來的要求，或者作下次講述的底本，或者爲了傳授給別人，纔由自己或別人紀錄成一個個短篇或一個個章節，如武松部分、林沖部分、宋江部分等。講述者和紀錄者都不止一人，彼此不一定有什麼聯繫，甚至連地點和時間也相隔很遠。那些短篇與短篇、章節與章節、短篇與章節之間，不相聯續乃至互相衝突矛盾，是可想而知的。但這是水滸的文字創作的開始。由於文字和語言的差別，文字一方面不能完全照語言紀錄，一方面又比口頭說話的結構周密謹嚴，在紀錄的時候，就不能不或多或少地發揮文字的特性，也就是或多或少地和口頭文學階段有所不同。

講述個別人物或部分故事的說話人，不能永遠停滯在原有狀況，學會講述其他人物其他部分的本

事的要求，是什麼時候都有的。書面紀錄在交流經驗、互相學習、突破局限上，給了他們很大方便，而誘導着把那些短篇和章節組成整體。這時候，在說話人中，尤其是在和說話人有較深關係的文人中，有人出來蒐集各種梁山人物故事的紀錄，加以取捨和補充，編成一部首尾腳接的完整的水滸，是十分自然的事。最初的水滸就是這樣形成的。

最初的水滸，因為編輯者還只限於說話人及和說話人有較深關係的文人的範圍，在技術上還相當粗糙，在形式上還保存着相當多的原始意味的『話本』成分，甚至前後情節不符的地方也可能更多。但既已成書，就不是說話人所能永遠秘藏，不能不作為讀物而流傳開來。及至落到文化水準和藝術修養較高的文學家手裏，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和他們的思想、感情、文字技術結合，這纔被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加工改寫，最後成為具有高度藝術性的文學傑作。

在世界文學史上，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一面，故事是人民大眾逐漸創造出來的，即在某個作家寫作之前，早已有了；另一面，如果不通過某一個大藝術家的手筆，却永遠不能成為具有高度藝術性的完整的文學作品。

因為水滸是這樣寫成的，所以關於水滸的作者，現在所能看見的最早的本子，如明嘉靖（公元一五三七—六六）本殘本和天都外臣序（作於萬曆己丑——一五八九）本，都題署為『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嘉靖時高儒和郎瑛所看見的本子，則題署為『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見高氏百川書志及郎氏七修類稿），而不逕稱為創作。

因為水滸的最重要的作者是編成書以後加工改寫，在藝術上成就最大的作家，所以歷來只把羅貫

中和施耐庵算作本書的作者。金聖歎刪改本刊行之後，更專以施耐庵爲作者了。金聖歎和以前的人把作者歸之於施耐庵，我們以爲是對的。

施耐庵，據魯迅先生推斷，是水滸的最後加工改寫者。至於更後的李卓吾、楊定見、金聖歎等，雖然對水滸也字句推敲，局部增減，但對於作爲藝術品的整體的水滸，可說是關係不大的。

魯迅先生這個推斷，是從水滸的繁本與簡本的關係得來。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上說：

……若百十五回簡本，則成就殆當先於繁本，以其用字造句，與繁本每有差違，倘是刪存，無煩改作也。又簡本撰人，止題羅貫中，周亮工聞於故老者亦第云羅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爲繁本者之託名，當是後起，非古本所有。後人見繁本題施作羅編，未及悟其依託，遂或意爲敷衍，定耐庵與貫中同籍，爲錢塘人（明高儒百川書志六），且是其師。胡應麟（筆叢四十一）亦信所見水滸傳小序，謂耐庵「嘗入市肆紳閱故書，于敝楮中得宋張叔夜禽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

這一問題雖還有待於材料的發現，有待於多方面的研究，但魯迅先生這個提示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可以幫助我們解釋歷來關於水滸作者的一些問題。

第一，羅貫中作水滸說，嘉靖時就一致相傳。但後來却有人懷疑，因爲同樣相傳是他作的三國演義（大概如現存的弘治本之類），和水滸很不相稱。惠康野叟的識餘說：「二書淺深交拙，若天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甚至說：「三國志演義，絕淺陋可嗤。」爲什麼會有這種議論呢？因爲在毛宗嗣評改本出現以前的三國演義，和水滸比較，確實是相差很遠的；而惠康野叟

和胡應麟，又都以爲施耐菴在前，羅貫中在後，羅貫中是水滸的最後加工者。其實羅貫中所作的水滸和三國演義乃至三遂平妖傳之類，可能都差不多；所不同者，水滸已由施耐菴改得更好，而改好三國演義的毛宗崗那時候還未出世而已。

第二，金聖歎說水滸到第七十一回爲止，是施耐菴作的，第七十一回末幅以後，則是羅貫中所續的『惡札』，所以刪去。金聖歎刪水滸，主要的由於別種原因，已見『出版說明』。他的施作羅續說，也並無根據，全憑臆斷。但他的臆斷，却不是完全沒有理由。一，施、羅二人同作水滸，早已通傳；二，大家都認爲施耐菴在前，羅貫中在後；三，水滸前後部分確有工拙不同；四，只題羅貫中作的簡本水滸和三國演義，確實比較簡單粗糙。有這四種理由，再加上像魯迅先生所說『未及悟其依託，遂或意爲敷衍』，就只能得出施作羅續的結論。如果領悟到施耐菴是在羅貫中之後，水滸的前後工拙問題就很容易理解：施耐菴是就羅貫中的原本或接近原本的某本（百十五回本中的大部分）加工改寫的。

有人問：既然施耐菴是羅貫中之後的加工者，爲什麼繁本題署却是施耐菴的名字在羅貫中之前呢？首先，如果真是託名，託名者就有他的本名惟恐人知的理由。如果真是本名惟恐人知，他就會不但在姓名上要花樣，也會在時間或次序之類的問題上佈疑陣。其次，各本水滸對作者之類的題署，實在很濫，有的有，有的沒有，有的一人，有的兩人，有的把後來的李卓吾或鍾伯敬放在施、羅之上，有的把更後的金聖歎放在李卓吾之前，羅貫中反在他們之下。在題署濫之中，似乎也有一個規律：那種本子所標榜的，和那種本子關係或時間較近的人，他的名字就在上面或前面。嘉靖時候的人所見的

水滸，題署爲『施耐庵的本』，『的本』二字就是一種標榜。在題署上，施耐庵在前，似乎恰好說明，在時間上，施耐庵在後。當然，這只是一種供給參考的說法，究竟怎樣，目前還不能確定。

關於本書的作者，根據現有的較爲可靠的材料，還只能作如上介紹。

目

錄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 張天師祈禳瘟疫.....一  
洪太尉誤走妖魔.....一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二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三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三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三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三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三  
魯智深火燒瓦官寺.....三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三  
魯智深大鬧野豬林.....三  
林冲棒打洪教頭.....三  
陸虞侯火燒草料場.....三  
林冲雪夜上梁山.....三  
朱貴水亭施號箭.....三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三  
柴進門招天下客.....三  
林冲棒打洪教頭.....三  
汴京城楊志賣刀.....三  
梁山泊林冲落草.....三

第十三回	青面獸北京闖武	急先鋒東郭爭功	一四
第十四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一五
第十五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一六
第十六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一七
第十七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一八
第十八回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一九
第十九回	林沖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二〇
第二十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二一
第二十一回	虎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二二
第二十二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二三
第二十三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二四
二十四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二五
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薦鳩武大郎	二六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送喪	供人頭武二設祭	二七
第二十七回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二八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震安平寨	施恩重霸孟州道	二九
第二十九回	武松醉打蔣門神	施恩重霸孟州道	三〇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濺鶯鵡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蘆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第三十四回

鑲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第三十五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雁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第三十七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闖潁陽江

第三十八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闖浪裏白條

第三十九回

潁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第四十二回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還道村受三卷大書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徑劫單身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第四十四回

錦豹子小魯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第四十五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第四十六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拼命三火燒祝家店

第四十七回	撲天鵬兩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五五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莊	五六
第四十九回	孫立孫新大劫牢	解珍解寶雙越獄	五九
第五十回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	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五六九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五九
第五十二回	李達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六一
第五十三回	戴宗二取公孫勝	李達獨劈羅真人	六三
第五十四回	入雲龍闖法破高廉	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六五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	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六七
第五十六回	吳用使時遷偷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六九
第五十七回	徐寧教使鉤鐃鎗	宋江大破連環馬	七一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義打青州	衆虎同心歸水泊	七三
第五十九回	吳用賺金鈴弔掛	宋江閑西嶽華山	七五
第六十回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七七
第六十一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鬧金沙渡	七八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	八九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關勝議取梁山泊	九一